

巴黎：城墙内外的城市发展

Paris: Its Urban Development at Both Sides of the City Wall

Sylvie Ragueneau 刘健

摘要：在古代，城墙是城市普遍采用的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同时也是城市的边界。至今世界上仍有许多城市还保留着古代城墙的遗迹。从古至今，城墙的存在对城市形态、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发挥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某些城市，甚至在城墙消失之后，它的影响还依然存在。本文以巴黎为例，对巴黎城墙的演变及其对巴黎城市发展和巴黎地区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Abstract: As a kind of defensive structure and serving as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of city at the same time, city wall was very popular in ancient cities. Today it still can be seen in many cities of the world. Historically, city wa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ity's urban form, urba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life style of its citizens. In some cases, the influences survived the city wall itself. Taking Pari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Paris' city wall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Paris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Paris Region

关键词：巴黎；城墙；城市发展

Keywords: Paris; City Wall; Urban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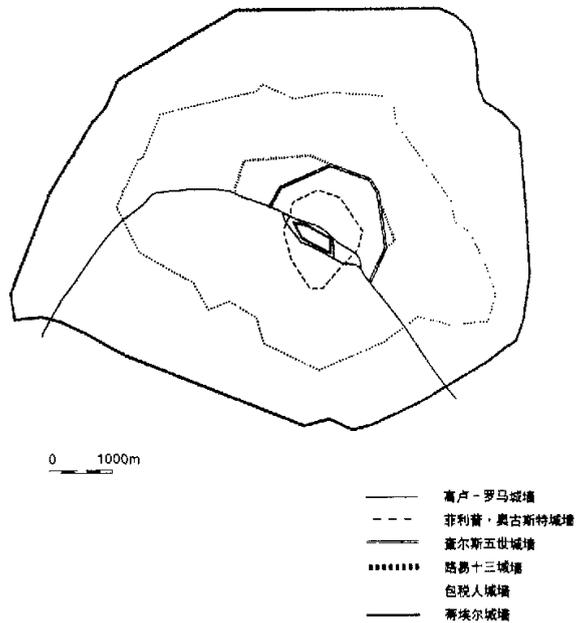


图1 巴黎城墙的演变

作为一种城市防御工事，城墙普遍满足了城市的两种需求：一是实现城市的自我防御，确保城市及其居民免受入侵与掠夺之苦；二是界定城市边界，表达城市作为权力象征的特殊地位。城市采取何种形式的防御工事及其对城市形态、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常常因地而异，在时间上可长达数个世纪，甚至在城墙消失之后仍然存在，而且不局限于防御功能本身。本文将以此巴黎为例对此加以分析。

1 巴黎的城墙建设史（见图1）

1.1 塞纳河——多民族聚居地周围的天然“城墙”

巴黎的地理和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塞纳河流经此处时弯曲回转，中间形成若干小岛；岛屿以北为大片湿地，东西两侧有塞纳河的支流绕行，远处环有若干山丘高地。塞纳河

作者：Sylvie Ragueneau，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规划师、研究员。
刘健，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讲师。

中的西岱岛地处连通河流南北两岸的轴线上。既是联系地中海沿岸居民和北方居民的交易走廊，也是通往高卢人的宗教和商业活动中心——朗迪平原的必经之路，因此成为巴黎地区首批定居者的庇护所^[1]。此后随着定居者在这个交通要道周围不断聚集，在塞纳河以北，与西岱岛平行的位置上又形成了第二条重要轴线。由此逐渐诞生了人类聚居，先是村庄，后是城市。

因此可以说，巴黎的第一道防御设施就是塞纳河提供的天然防护。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简单的树篱或墙体就足以确保城市安全，一旦出现危险，居民们便可退居岛上。而且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城市可以方便地控制往来的商业交通。公元前250~225年，凯尔特族的巴黎人在西岱岛上建立首都吕岱斯，西岱岛因此成为巴黎的发祥地。“巴黎”的名称也由此而来（见封2图1-2）。

1.2 罗马城池吕岱斯——没有城墙的城市

公元前53年，罗马人占领高卢（法兰西旧称）。在西岱岛上，围绕东西和南北两条轴线发展起来的格网状传统空间组织形式既与当地地形条件相吻合，又与早期城市发展和当时经济条件相适应，满足了罗马人对城市发展的要求。城市空间因此得以扩展，罗马人自恃强大，认为罗马帝国的和平不需要任何武装戒备的保护，构筑城墙毫无意义。于是巴黎成为一座没有城墙完全开敞的城市。事实上，环绕城市的高地已经担当起城市防御的职能，这正是罗马人对城市防御的要求。

1.3 3世纪的高卢——罗马城墙

公元3世纪末，外来民族自东部和北部大量涌入罗马帝国和高卢，巴黎的城市发展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为了抵挡外族人的入侵，高卢一罗马人建起了第一道城墙，所用石材主要取自西岱岛以南，塞纳河左岸被摧毁的罗马建筑。今天在巴黎圣母院的地下小教堂里还可看到当时城墙的遗址。

1.4 防御堡垒、修道院、教堂和设防桥梁

公元8世纪末，巴黎已发展成为西方基督教中心。9世纪，来自北方的威金人从水路入侵高卢。尽管他们曾一度被小桥上的防御工事所阻，但最终抵达巴黎，并围困巴黎长达一年之久。此时正是国王权势渐弱，教会权力上升的时期，教区^[2]成为巴黎城市发展的核心；每当受到入侵威胁或者堂区之间发生冲突时，居民们便躲进教堂和修道院的围墙寻求庇护。12世纪，国王路易十二（1120~1180）决定修建新的城市防御工程，先后建起了大夏特雷城堡、大桥（即日后联系西岱岛上的王宫及其以北圣德尼大街的兑换桥）以及位于塞纳河左岸、保护南北轴线的小夏特雷城堡。在此期间，城市沿塞纳河两岸逐渐发展起来。

1.5 13世纪的菲利普·奥古斯特城墙

巴黎的繁荣不断招致新的威胁，迫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1165~1223）在13世纪初着手修筑新城墙。新城墙坐落在3米厚的墙基上，依地形蜿蜒起伏，高度6~8米不等，墙内填以碎石、砖块，外覆石材，其间以水泥粘连，以确保城墙稳固^[3]。沿城墙共筑有71座

碉楼，12个防御城门和一座防御堡垒。加之城墙外，塞纳河畔的卢浮宫，共同组成城市防御体系。整座城池占地272公顷，除住宅外还有牧场、农田和菜园，以保证城市在被困情况下仍能维持食品供应。虽然今天无从考证当时巴黎人口的可靠数据，但作为享誉欧洲的国际化学术城，仅在巴黎求学的学生估计就有10万之众^[4]。

1.6 14世纪的查尔斯五世城墙

得益于城市经济的繁荣，新的城市发展很快便突破巴黎城墙的禁锢，沿交通干道延伸。据历史学家估计，1328年巴黎人口接近22~24万^[5]，尽管当时瘟疫流行，但是人口增长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4世纪末。14世纪，巴黎城内已少有空地，人们只能在花园、在山墙临街的住宅后院继续建房^[6]。为了应对来自英国的威胁，国王查尔斯五世（1338~1380）于1356年下令修筑新城墙。新城墙与卢浮宫联系为一体，长4875米，宽3米。若将墙内的巡防道路和墙外的两道城壕计算在内，宽度达80~90米^[7]。与菲利普·奥古斯特城墙相似，新城墙上筑有碉楼，6个城门均配有吊桥，可横跨城壕方便出入，危险时亦可关闭。城墙东端新建巴士底城堡，与位于城墙西端的卢浮宫遥相呼应。当时，城墙内土地面积约430公顷，人口27.5万^[8]。整套防御体系由全体巴黎居民共同看守，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庇护，同时也界定了城市范围，对强化巴黎的城市个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1.7 17世纪被称为“黄色战壕”的路易十三城墙

然而，新的城市发展很快又出现在城墙以外，在维持城市生活的郊区，人口迅速增长^[9]。16世纪，火炮技术的进步使古老的城墙逐渐丧失原有防御功能。查尔斯五世城墙部分坍塌，一些人获准在此建造住宅；此后城墙原址及其周围的城市建设日趋密集，与原有城市建设融为一体，将往日的“巴黎郊区”逐渐演变为城市的一部分。1634年，国王路易十三（1601~1646）下令修筑被称为“黄色战壕”的新城墙，大片土地，特别是农田被划归城市，经地块划分后用于城市建设。新城墙的特别之处是那些呈角状突出的城垛，使城墙在整体上呈多边形。新城墙的建设历时一个世纪，但其发挥作用的时间却只有短短35年。此后，城市又在城墙外继续发展起来。

1.8 路易十四时期开敞的城市

鉴于查尔斯五世城墙已丧失其应有功能，国王路易十四下令在1670~1676年期间将其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新大街（即新林荫大道），沿路密植树木，使这里成为巴黎人最喜欢的散步场所之一。巴黎再度成为一座开敞的城市，但人们仍习惯地将“新林荫大道”继续称为“城墙”，因为它是巴黎城市边界的象征，然而面对不断延伸的城市发展，国王不得不于1674年重新划定城市边界，规定界限以外严禁各种建设，以便对城市发展进行控制。这个时期，人们关心的是巴黎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国王做出上述决定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加国家和巴黎的收入，控制不断增长的人口，因为限定城市边界就意味着规定了向首都运送食品的赋税条件（即入市税）以及城市居民的权限。但同样由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城市边界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路易十五继位后曾试图划定新的城市边界，也未能得到普遍认同。

1.9 18世纪寿命短暂的包税人城墙

1780年,巴黎人口达到55~60万^[1]。为了以国家和城市的名义向进入首都的商人征收赋税,巴黎的包税人提出修建新城墙的建议,并于1784和1785年先后获得市政当局和国王路易十六的批准。新城墙因此被称为“包税人城墙”,当时,城市防御已不再是首要问题。因此新城墙的建设完全是出于经济考虑。城墙全长24公里,高3.5米,墙内设97.45米宽的巡防区,辅以环形巡防路,严禁任何建设;墙外为58米宽的林荫大道,沿城墙共筑有60个城门,均为缴纳关税的办公地点(见封2图3)。虽然新城墙建成后引来颇多非议,但它使国家和巴黎获得了大笔税金。与此同时,因为城外没有赋税,生活比城内便宜得多,所以吸引了大批新移民和城市居民在此定居,郊区市镇得以迅速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推翻路易十六统治的同时,也打破了包税人城墙设置的重重障碍,城市继续向北和向东扩展。

1.10 滑铁卢与19世纪的蒂埃尔蒙城墙

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就任法国国王,开始在巴黎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工程建设。此后巴黎一直生活在拿破仑的荣耀之中。直至1814年3月31日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进驻巴黎,巴黎被敌军占领。1815年拿破仑在比利时遭遇滑铁卢,受外国入侵的噩梦困扰,拿破仑之后的法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巴黎的城市防御问题,开敞城市的概念遭到质疑。根据1817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巴黎人口达到71.4万。鉴于郊区村落规模不断扩大,1841年4月3日颁布的法律规定将位于巴黎边缘的若干市镇划归巴黎,并在1841—1845年新建了巴黎的最后一道城墙——蒂埃尔蒙城墙,从而使巴黎的人口增加到93.5万。新城墙与包税人城墙保持同心扩展,全长36公里,共建有17个城门,94座防御堡垒和15米宽的护城河,护城河以外250米宽的地段内严禁各种建设。17个城门连通主干道,26个城堡门连通次干路,8个暗门连通乡间小路,加之8条铁路通道,两条运河通道和一条通往比耶弗尔河(位于巴黎以南,汇入塞纳河的一条小河)的水上通道,确保了巴黎的对外交通。

除防御功能外,蒂埃尔蒙城墙同样具有经济功能。由于城墙外拓,在包税人城墙和新城墙之间形成一个宽度从950米到3公里不等的“无赋税”区。相对低廉的生活消费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来此聚居。从1831年至1856年,这个地区的人口从75,574迅速增加到364,257^[2]。有力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但是这个地区的城市化是在没有规划指导的情况下自发发展起来的,受土地投机利益的驱动,大片空地被占用,新建道路无视安全和卫生要求,许多地段甚至没有道路,水源和照明亦严重不足,建设用地多从传统农用地块演变而来,狭窄细长,规模小,数量多,沿道路并排布局。住宅普遍具有当地建筑风格,高3~4层,但造价低廉、质量低下,没有任何起居设备;在新的城市开发用地上,还通常保留着1或2层带花园的农村住宅。

1.11 蒂埃尔蒙城墙——巴黎的最终边界

1859年,拿破仑三世意欲扩大巴黎的规模,将那些“受益于巴黎却不承担任何职责”的边缘地区并入巴黎版图。根据1859年11月3日颁布的法律,巴黎的城市边界被延伸至蒂埃尔蒙城墙脚下的开阔地带。

1870年,法国再次陷入与普鲁士的战争纠纷,翌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即巴黎公社)爆发。虽然历经战火之威胁,蒂埃尔蒙城墙却被保留下来,并于1874年得以加固,在原城墙外5公里处修建了第二道防御工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炮弹射向巴黎,面对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古老的城墙陷入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此后不久,郁郁葱葱的城墙墙基成为巴黎人休闲散步的场所,各种小市场、小酒店、马戏表演和集贸市场应运而生,使这里充满生机。1846~1860年,霍斯曼在巴黎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时,部分巴黎居民曾不得不迁移至蒂埃尔蒙城墙内缘的所谓非建设性军事区内,至1926年非军事区内的居民数量达到42,300人。当时,拆除城墙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但真正的拆除工作直到1919年才开始,至1932年告一段落。

2 城墙演变对巴黎城市的影响

巴黎的城墙是在城市建设持续扩展和城市安全受到威胁(除包税人城墙外)的情况下修筑起来的,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巴黎乃至法兰西岛地区的城市结构上,更存在于巴黎人的思想意识中。

2.1 巴黎的郊区景观复杂混乱

在巴黎历史上,历次城墙建设最直接的后果是在新老城墙之间出现一些模棱两可的灰色区域,它们即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也不受任何制度约束,其中的住宅建设和经济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与被老城墙环绕的巴黎的城市管理体系毫不相干。这些位于城市边缘的街区和“郊区”独具特点,那就是功能和形式上的杂乱无章。这种混杂的郊区景观与老城经过精心构筑、井然有序的景观截然不同。因此,这里很快成为那些希望以低价换取更大空间和更多绿地的居民的庇护所。根据地点和时间不同,先后出现了廉价的独立式住宅区、高尚的独立式住宅区,具有社会住宅特点的集体住宅区(廉价住宅和廉租住宅),以及娱乐区、手工业区、占地大的仓储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等。

2.2 13~20区至今仍保留着一些郊区化的“小空间”

1859年,介于包税人城墙和蒂埃尔蒙城墙之间的环形地带^[3]被并入巴黎版图,摇身成为巴黎的7个新“城区”^[4]而不再是“郊区”,即第13~20区。与原有的巴黎老城相比,这些地处边缘地带的新城区特点鲜明,其居住区、工业区的生活氛围都与郊区十分相似。在这里,人们至今还可以发现一些拥有乡村魅力的街区中心,例如20区的“沙罗村”,16区的“柏西”,15区的“沃日哈赫”,17区的“巴蒂洛勒”,以及18区的“蒙马特”等(见封2图4~7)。

2.3 最后消失的城墙成为巴黎的边界

作为法国的首都,巴黎的城市行政边界早在1859年即被固定在蒂埃尔蒙城墙的位置上。城市土地面积78平方公里^[5],南北和东西轴线各长9.5和12公里。蒂埃尔蒙城墙不仅是一条行政边界,更是一条心理边界。虽然至今城墙已消失殆尽,在原址上建起了长36公里的环城公路,但它依然是巴黎居民心目中真正的城市分界线。法国人仍习惯地将界

线以外的城市化地区称为“巴黎郊区”，将界线以内的城市化地区称为“城墙内的巴黎”。

2.4 在城墙原址上出现若干林荫大道和一条环城公路

国王路易十四将路易十三时期的“黄色战壕”城墙改建成“新林荫大道”，包税人城墙被拆除后变成了林荫公路。豪斯曼利用这些由城墙改建而成的城市道路以及蒂埃尔蒙城墙内侧，今被称为“小环”大街的环形道路，以罗马时期形成的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点为核心，构筑了巴黎的交通网络。在20世纪，巴黎最后一道城墙——蒂埃尔蒙城墙最终也被交通干道所取代，这条交通干道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自1859年以来它始终是巴黎的行政边界，尽管今天在其周围已经出现了广阔的城市化地区；第二，它位于今巴黎外缘，绕巴黎而行，是唯一一条被称为“环城公路”的快速交通干道；第三，它实际上是一条封闭式高速公路，所有出入口均采用立交方式。

2.5 巴黎成为法兰西岛地区中心的一叶孤岛

环城公路的多重特点使它像一道真正的城墙，将巴黎从法兰西岛地区中孤立出来。巴黎人也似乎一厢情愿地忽略了周围郊区上百万居民的存在，显然这样的现象非常不合常情，但就城市印象而言，“小巴黎”的观点在法国十分流行。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法兰西岛地区存在两个规划机构：一是“巴黎市规划局”（简称APUR），负责城墙内巴黎的规划工作；二是“巴黎地区规划局”（简称IAURIF），负责法兰西岛地区除巴黎以外其他地区的规划工作。

2.6 作为中心城市的巴黎“掩盖”了今天城市发展的真相——巴黎城市密集区的存在

目前，巴黎有人口210万^[10]，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公里20,150人^[11]。在1920年达到290万的最高记录以来，巴黎的人口数量一直在减少，从而导致人口密度显著降低。作为一国之都，虽然巴黎的人口和建设密度颇高，但土地和人口规模相当有限。在巴黎以外围绕着一片广阔的城市化地区，居民数量超过800万。在行政区划上这些地区不隶属巴黎，但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它们与巴黎密不可分，与巴黎共同组成“巴黎城市密集区”。1999年面积达2,723平方公里，人口964万有余。显然“城墙外”的城市人口规模远远大于“城墙内”的城市，“外城”的重要性也大大超出“内城”。但对巴黎人甚至全世界而言，巴黎永远是最后一道城墙以内的巴黎。

2.7 重新界定的城市边界是具有司法性质的界限——一道不可见的城墙

根据法国的传统定义，所谓城市是指一个连续的建成空间。就巴黎而言，城市发展的真正边界，即城市化地区的边界，已远远超过停留在蒂埃尔蒙城墙位置上的行政边界。然而自蒂埃尔蒙城墙修建之日起，人们就将其视为巴黎的边界，尽管如今城墙不复存在，但这种认识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因此在城市规划和司法领域，人们不得不对巴黎城市发展的边界重新进行界定。

20世纪以来，为了抑制巴黎郊区城市发展的无政府状况，法国政

府曾于1932年要求规划师亨利·普罗斯特代为制定巴黎地区的空间规划。1960年又编制并通过了《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空间组织计划》，特别提出要明确界定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化地区与农业地区和自然保护区之间的分界，并将二者定义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空间：前者为建设密集空间，后者为非建设空间或者只有非常少量的建设。长期以来，这种观点不仅反映在法国的立法文件当中，也反映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术语当中，由此形成并继续创造着法国特有的景观。例如，土地利用规划或最近出现的地方城市规划就将市镇的土地分为两大类：一是作为可建设用地的城市化地区，二是作为非建设用地的农业或自然地区。当然在某些严格条件限制下，也可在农业或自然地区安排与农业或自然有关的生产活动。

物质化的城墙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规划和司法领域定义的抽象的城市边界。

2.8 城墙与法兰西岛地区的结构组成

对历史的描述有助于解释巴黎、巴黎郊区以及法兰西岛其他地区之间的复杂关系，与“郊区”的最初定义^[12]不同。今天的巴黎郊区首先是一片广阔的城市化地区，它与巴黎紧密相连，被划分成若干享有独立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市镇，因此不再依附于中心城市——巴黎的管制。行政区划从社会心理、象征意义以及功能、形式等多个方面，将巴黎与巴黎郊区区别开来，形成“内城”与“外城”之分。

“内城”即巴黎，是以政府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国家首都，一座气质典雅的历史城市，一座充满魅力的旅游城市；它的人口和土地规模有限，但人口和建筑密集，城市景观美丽，独特并受到严格保护，被视为法国的窗口和珍宝。环城公路以外的“外城”即“巴黎郊区”，是一个混杂的城市复合体，建成空间成一定规模且相对连续，建筑形态千变万化，建设密度较内城稀疏；这里聚集了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维持着巴黎的生存与繁荣。一份具有法律效应的城市规划文件规定了“外城”的边界。准确地讲，巴黎郊区由两个圈层组成：第一圈层是已全部实现城市化的“近郊”，又称“小圈”，占地657平方公里，人口400多万；第二圈层“远郊”或称“大圈”中已经实现城市化的部分地区，其中包括根据1965年《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发展起来的5座新城^[13]，以及其他若干小城市或城市聚居区^[14]，占地1,760多平方公里，人口480万^[15]。“外城”周围是受到严格保护的广阔农田和自然空间，面积9,550平方公里。

因此，生活在巴黎郊区通常意味着生活在巴黎行政边界——蒂埃尔蒙城墙以外的城市化地区，它是城市密集区的组成部分，或者毗邻城市密集区。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生活在郊区也意味着生活在村庄或其附近，但总是与建设密集的城市联系密切。

从今天的发展现实来看，作为中心城市的巴黎应当包括“巴黎和近郊”，面积760平方公里，人口620万，它以仅占整个地区6%的土地面积聚集了占地区56%的人口，是地区发展优势最为集中的地区^[16]。

历史上的巴黎城墙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巴黎地区的结构和景观产生了持续影响，将巴黎与巴黎城市密集区的其他地方区别开来，其结果可谓利弊各半。从有利的一面看，在组成法兰西岛地区的各个市镇，当地居民均可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接触，地方政府真正掌握权力，部

分小市镇尺度宜人。另外,人们对将蒂埃埃城墙的位置定义为实施严格城市保护的边界的规定早已达成共识,因此有利于巴黎老城的保护。从不利的一面看,当大量建设项目涉及到巴黎地区以及巴黎城市密集区的不同地区时,常常难以相互协调,取得一致。值得庆幸的是,最新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对地区整体的考虑,1999年法国最近一次全国普查结束后,巴黎地区规划院就将对巴黎的现状分析纳入其研究工作^[1],同时在最新的巴黎城市规划研究中,巴黎的城市发展也被置于巴黎城市密集区的区域背景中加以分析^[2]。然而,如果未来巴黎及其所在地区的城市规划的协调一致成为必然的话,那么巴黎城墙不仅从物质形态上,甚至从社会心理上都将全然消失。这无疑是一种遗憾,因为毕竟城墙是巴黎历史的最佳见证。

(参见图2彩色图片)

注释

- [1] 关于巴黎的第一批定居者,请参阅: Marcel Le Clère (s.dit), Paris de la préhistoire à nos jours. Éditions Bordessoules, 1985, pp. 22-23.
- [2] 这无所谓教会是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构成基督教徒的精神组织、社会组织和人文组织的全部主教、教士、修士和修女、俗家信徒、神职人员以及圣文和宗教传统的总称。
- [3] 由此诞生了所谓堂区,指因宗教信仰而与某教堂关系密切的全体居民。
- [4] 今天,在卢浮宫方形庭院的地下仍能看到菲利普·奥古斯特城墙的遗址,其中的特殊地面铺装表示早期防御堡垒的位置。
- [5] Yvan Combeau, P25.
- [6] 根据让·法维尔(1997, p37)的研究,直到1328年巴黎才拥有了估算城市人口规模的可靠统计资料。这些统计资料往往是为了计算税收而准备的,此处所用的巴黎人口数据极有可能包括了城墙以外的郊区居民数量。事实上在中世纪时期,法国人对郊区的定义是指一座城市周围宽度约1古里(合4公里)的环形地带,是宗主附属的聚居地,因此受到城市的管制。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拥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和自治政权的郊区,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行政重划和拿破仑一世的立法改革以后才出现的。
- [7] Jean Favier, 1997, p37
- [8] 在卢浮宫地下小教堂的考古挖掘现场还保留着查尔斯五世城墙的遗迹。原有的双道城墙在后来被改造成城市道路,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马扎林路、老喜剧院路、圣贝尔纳诺路、圣雅克路、圣德尼大街、博马歇大街等。
- [9] Dannielle Chadyeh, 1999; “查尔斯五世城墙”一章
- [10] 实际上,这一时期巴黎的人口发展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变化趋势。一方面,发生在14世纪末期和15世纪的数次战争使巴黎丧失了大约10万居民;另一方面,巴黎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态势。据历史学家估计,16世纪初巴黎的人口规模为25万,至16世纪末增长到35万。请参阅 Yvan Combeau, p32, “郊区人口激增”一章。
- [11] Yvan Combeau, p49.
- [12] 同期,城墙内巴黎的人口规模从78.5万上升到117.4万(Yvan Combeau, p62)。
- [13] 此时,这个地区已经完全实现城市化。
- [14] 目前,巴黎由20个城区组成,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其中包括巴黎市政府和巴黎市长以及各城区的地方政府和市长。
- [15] 巴黎行政辖区总面积为105平方公里,其中城墙内的20个城区占地78平方公里,布洛涅和班森诺森林占地18.4平方公里,另有其它用地8.6平方公里。
- [16] 1999年法国人口普查结果,统计数据显示,巴黎的人口数量较以前略有下降。
- [17] APUR, Paris 2001: Analyse économique, sociale et urbaine, Paris, Octobre 2001. 此数据由APUR根据1999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和巴黎的土地面积计算得出,其中包括布洛涅和班森诺森林;若不将布洛涅和班森诺森林的面积计算在内,巴黎的人口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4,000人。实际上,不同城区的人口密度是不一样的;例如,1区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米9,250人,而11区的人口密度则高达每平方米40,700人。
- [18] 请参阅注释6。
- [19] 5座新城是塞日蓬图瓦斯,马恩拉瓦莱,默伦塞纳,埃夫利和多康坦昂伊夫林,距离巴黎老城约30~40公里,目前共有人口74万。
- [20] 比较重要的城市聚居区包括作为远郊4个省份政府所在地的凡尔赛,蓬图瓦斯,默伦,埃夫利,以及莫城,朗布依埃,普罗万,蒙特罗,枫丹白露,芒特拉约尔。
- [21] 根据行政区划,法兰西岛地区由人口和土地规模不等的8个省份组成,即巴黎市,近郊的3个省份和远郊的4个省份,每个省份又可划分成人口和土地规模不等的市镇,其中某个市镇为省政府所在地。法兰西岛地区共有市镇1,281个,其中规模最大的巴黎,总人口210万,其它某些市镇人口数量超过10万,某些市镇的人口数量则不及2,000,巴黎的地位十分独特,它既是市镇,又是省份,同时还是法国的首都。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与经济研究中心。
- [22] APUR, Paris 2001: Analyse économique, sociale et urbaine, Paris, Octobre 2001.
- [23] 请参阅: IAUJIF et INSEE, l'Atlas de l'Ile-de-France (tome 1: 2000 et tome 2: 2001), Paris.
- [24] Mairie de Paris,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Le nouveau plan d'urbanisme, une ambition partagée pour Paris, Paris, octobre 2001.

参考文献

- APUR (Atelier Parisien d'Urbanisme), Paris 2001: Analyse économique, sociale et urbaine, Paris, Octobre 2001.
- Bauer Gérard, Paris, Paris: Éditions Scala, 1993.
- Chadyeh Dannielle et Leborgne Dominique, Atlas de Paris, évolution d'un paysage urbain, Paris: Éditions Parigramme / Compagnie Parisienne du livre, 1999.
- Combeau Yvan, Histoire de Paris, Paris: Éditions PUF, 1999.
- Favier Jean, Paris: 2000 ans d'histoire, Paris: Fayard, 1997
- Fierro Alfred, 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de Paris, Paris, Robert Laffont, “bouquins”, 1996.
- IAURIF (Institut d'Aménagement et d'Urbanisme de la Région d'Ile-de-France) et INSEE (Institut National de Statistique et d'Études Économiques), l'Atlas de l'Ile-de-France, Paris: tome 1: 2000 et tome 2: 2001.
- Lavedan Pierre, Histoire de l'urbanisme de Paris, Nouvelle édition mise à jour, Paris: Hachette, 1993.
- Le Clère Marcel (sous la direction de), Paris de la préhistoire à nos jours, Paris: Bordessoules, 1985.
- Le Hallé Guy, Histoire des fortifications de Paris, Paris: Horvath, 1995.
-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Mairie de Paris, Le nouveau plan d'urbanisme: une ambition partagée pour Paris, Paris: Octobre 2001.
- Rouleau Bernard, Histoire d'un espace, Paris: Seuil, 1997.

巴黎：城墙内外的城市发展

刘健 供稿



2



3



4



5



6



7

1. 从塞纳河下游东望西岱岛（前景为新桥）
2. 从塞纳河上游西望西岱岛
3. 位于拉斯柏伊大街和圣维克大街交汇处的包税人城牆遗址——被称为“地狱之门”的缴税关得
4. 位于巴黎18区蒙马特的山丘广场
5. 位于巴黎20区沙罗村的圣布莱斯街，根据鲁赛尔1730年的设计建成
6. 位于巴黎16区柏西村的伯顿街
7. 位于巴黎16区的迪兹-莫宁别墅，它实际上是通往一组独立住宅的通道，后者是被称为“米卢斯别墅”的工人村的一部分，于1892年由建筑师让-埃米尔·贝纳尔设计建造